

母亲的哲学

□ 贾明明

听到“字如其人”这个词,我首先想到了母亲。母亲的字,工工整整、规规矩矩、干净整洁,像极了母亲的为人。

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,可与普通的家庭妇女又有所区别,她读过书,还参加过高考。虽然最终无缘大学,可那些年书读下来,加上她对文学的喜好,使她有了与众不同的文艺气质。劳动之余,母亲喜欢读些杂志和报纸,也喜欢看影视节目。生活的积累,使母亲有了一套哲学,她常常拿来教育我们。我们伴着母亲的哲学长大,她的那套哲学让我们受益终生。

母亲常爱说,“眼是懒蛋,手是好汉。”

农家的孩子没有几个不下田的。到了田里,望着大片的庄稼,有许多草要拔,心里就没了底气,不知道要干到什么时候。母亲给我们打气,“眼是懒蛋,手是好汉。别看这田有多大,只管弯下腰杆,越干越少,总有干完的时候!”说完话,母亲首先弯下腰开始干活了,我们紧随着她,一个个开始埋头拔草。那块地长一百多米,一口气跑过去要不了几分钟,可要拔干净里面的草,这一分钟被无数倍拉长。母亲身先士卒,我们兄妹几个紧随她的步伐向前推进。麦苗一颗颗、一排排、一垄垄、一畦畦被甩在身后,身影所过之处,寸草不生,只留下洁净的田垄和绿油油的麦苗。

白天下地,晚上母亲也不得闲,有忙不完的针线活。纳千层底耗去了母亲无数个夜晚,纳底绳被母亲扯得“嗤嗤”响。小孩子困意大,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是伴着这“嗤嗤”的响声入梦的。有时被尿憋醒,起来如厕还能看到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,一个劲地扯动纳底绳。看我起身,她还不忘叮嘱我披件衣服再出去,免得着凉。我劝母亲早点睡,纳鞋底没个头,明天再接着干呗!母亲说,再纳几排,不然冬天到了你们没棉鞋穿,要受冻了。看着多,一个鞋底也不过几个晚上的事。莫担心,你赶紧睡,明天还要上学嘞!

母亲说,别管大道小道,不偷不抢,能挣钱就是好道。

为了改善这个家的生活,母亲下过田、打过工,还做过小买卖。

农妇下田倒没什么可骄傲的,像母亲这样的农村妇女,从不会把这当回事。妇女出去打工,那时候是新鲜事,回来后,和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一聊,惹人羡慕。她们总是把外面说得如何如何好,从没讲过外面的坏。不少人都被说动了,村里外出打工的妇女越来越多。母亲有些按捺不住了,她的理想主义

情怀在那一刻被彻底点燃。父亲一个劲劝说都无效,母亲差点就随着一众妇女远行了。本来父母是有分工的,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负责挣钱养家,农忙时回家帮忙。母亲在家侍候几亩地,照应我们兄妹几个。如此一来,怕是要调换个位置了。

说来也巧,母亲正准备外出打工的端口,村里有人办了酒厂,需要人手刷瓶子。父亲劝说母亲留下来,要打工在哪不是打,又何必舍近求远呢!我们几个也帮着父亲劝说母亲,母亲最终点头。刷一个瓶子八分钱,刷不干净要返工。母亲去那里就与瓶子较起了劲,她给自己定了目标,一天要挣五十元。干了十多天,母亲说膀子有点痛,父亲劝母亲别干了。母亲听不进去,坚持做了一个多月,膀子疼得抬不起来。后来,被医生诊断为肩周炎,看了一阵,也没除根,一直到今天还有这个毛病。

自此以后,母亲没有再吵着去打工,还常常告诫我们,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要多爱惜点!”

一款叫“封闭药”的农药发明,解放了农村许多劳动力,锄草成为历史。大型机械化播种、收割,将农村的劳动力彻底释放。母亲的空暇时间多了,一时让她有些无所适从。她是闲不住的,与几个婶子一起打起了做小买卖的主意。她们跨上了自行车,车后驮着一大包叫做“焦酥糖”的吃食,开始走街串巷。

等天黑回到家,母亲吆喝我帮她一起数那些零钱的时候,我从她脸上读到了喜悦。分票、毛票、少数的几张元票,摊了一地,我觉得自家瞬间变得富有了。为了生活,母亲又找到了一条新道。别管它是大道,还是小道,我只知道,它是能让母亲感到快乐的道。

母亲的哲学深深影响着我。作业也好,工作也罢,面对着成堆的任务,从没想过要放弃。我谨记“手是好汉”这句话,一点点地去完成。不会为了工作,或者完成任务去拼命,身体也需要爱惜。年轻时拿身体换钱可以,如果等老了拿钱换身体,那就不值得了!

生活总会有挫折有困惑,可不能迷茫,不能裹足不前。要试着去寻找,就像母亲身份的转变,农民、工人、小商人。道不是只有一条,也不是条条都通向罗马,这条是人生,那条也是人生。哪条更接近你的理想、你的目标,更让你感到快乐,就选它吧,走过去,没有遗憾!



家有爱酒男

□ 李敏

总第6418期

配图

张柯

投稿邮箱

essay@cmb.com.cn

我没有酒量,也不喜欢饮酒,偏偏嫁给了一个爱喝酒的男人。

当初选他做老公,我的想法极其简单,虽然无房无车无存款,但小伙子积极向上,更重要的一点,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沉迷网游,皮肤黑黑的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,衬得皮肤更加黝黑,多么典型的憨厚老实相呀!

所谓百密必有一疏,我完全忽略了喝酒这一考察项,哪个男人不喝一杯啊,小酌怡情嘛!

爱喝酒的男人都会有一堆理由为自己开脱:陪领导,你不喝不行吧;陪同事,大家都喝,你不喝不够意思吧;陪兄弟,那更得喝了,否则何为兄弟情义;自己一个人在家,哎呀实在太无聊了,喝两杯解解闷吧!

其实想想,老公真正醉酒的频率也不算高,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吧。但是就这么一两次,却能折腾得我几乎崩溃。

比如,某一晚他喝到半夜醉醺醺回来,我带着宝宝已经入睡。老公到家后不是赶紧去洗洗睡觉,酒后反倒打了鸡血一般精神十足,不停去逗已经熟睡的宝宝,满脸酒气凑上去:“叫爸爸,快叫爸爸。”见宝宝不予理会,又是胡子扎他脸蛋,又是挠他痒痒,直到折腾得宝宝哇哇大哭,再不肯睡,我抱起来又摇又哄,一家人睡意全无。怒气冲冲去找始肇事者,人家早已倒头呼呼大睡,雷打不动了。

更气人的是,第二天早晨你若质问,酒醒后的他保准一脸无辜加茫然:“真有这回事?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?”

无言以对。

有时被我唠叨烦了,人家也会反驳一番:古今中外,哪个男人不喝酒?李白斗酒诗百篇,苏轼诗酒趁年华,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,连曹孟德都发出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的感慨呢!

好嘛,歪理一套一套,就差搬出武松酒后打老虎了。

不仅如此,有时还要嫌弃我一番,不能跟他对饮几杯,太没情调了。我也想做一女中豪杰,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,既能上桌豪饮又能收拾醉酒的老公,无奈看看家中的一地鸡毛,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更雷人的是,才一岁多的儿子似乎遗传了他的喝酒基因,小小年纪已显露天分。看到爸爸打开易拉罐啤酒,小脑袋就要凑上去。给他舔一点点,本以为会马上摇头退缩,谁知小家伙咂咂嘴巴,喝上瘾了一样还要继续舔,惊得我连连喝止。

国庆节回老家,我和父亲坐在院子里拉家常,提起老公,我把他这几年仅有的几次醉酒行为,都添油加醋地和父亲说了。本以为父亲会帮我说话,不曾想,他却帮老公说起了话。他说我太任性,没有站在老公的角度考虑问题。男人应酬多,工作压力大,就这一点爱好,我还要指责抱怨他。只要把握好度,爱酒但不酗酒,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压力,还能给生活增添一点情趣,有何不好呢?

从那以后,我也试着去理解老公,慢慢释然多了。其实,只要我们多一份理解,换个角度看待男人喝酒这件事,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在懂得适可而止的前提下,拥有“东篱把酒黄昏后”的闲适心态,也不失为一种对生活别样的热爱吧!